



民版書

章皮本

二流子轉變

集體創作
王肯執筆

人物表——

李萬金：廿五歲，二流子。
李妻：廿四歲。
于大哥：三十二歲，生產小組長。
于大嫂：三十歲，潑刺。
二楞：廿二歲，暴烈。
小柱：十八歲。
趙大叔：五十八歲，忠厚誠懇。
二丫：十二歲，兒童團。
二小：十二歲，兒童團。

第一場

時：種地以前。

地：組長家。

人：二楞，小柱，組長，趙大叔，李萬金。

（鑼鼓開場）

（二楞、小柱舞上）

二楞，小柱：（唱一曲）

共產黨領咱把呀麼把身翻，好像大風颳
呀麼颳晴了天，鬪倒地主惡霸，咱們有
了房子又有田。

往年地主壓呀麼壓迫咱，又沒吃來又那
麼又沒穿，誰說窮人命不好，如今咱們
掌了大權。

小柱（簡稱柱）：二楞！你站一會兒！

二楞（簡稱楞）：幹啥？柱啊！

柱：你說咱們分的地倒挺可心，就是車馬不夠
咋重呀？

楞：咋種？活人還叫尿腎死啦，用他媽『五尺扒子』也搔他兩坳。

柱：你小子懂得個屁，走吧！到組長那塊再商量吧！

柱、楞：（唱一曲）

咱倆趕快找呀麼找組長，到那（兒）開會再呀麼再商量，大家管保想出法，車馬不
够不用慌。

（白）哎！到啦！組長！組長！（組長

趙大叔上）

組長（簡稱組）：二楞、小柱你倆來啦！

柱：哎！還是趙大叔來的早呀！

趙大叔（簡稱趙）：這還早，我他媽都抽兩袋煙啦。

楞：這老頭可『沙楞』啦。

柱：趙大叔！你說今年咱們這個地可咋『調理』呀？

趙：咋『調理』？等一會兒開會再核計唄。

組：哎！李萬金咋還沒來呀？

楞：那小子老挑皮，我看，去他的得啦，愛來不來。

組：別！……柱啊！你看看他去！叫他快點來！

柱：這小子神老啦，還得請。（柱下）

楞：李萬金那個二流子頂不是人揍啦，上回咋勸他打柴火他也不幹，他說沒柴火燒大腿

……。（三人蹲在一起嘮喀）

趙：唉！那小子懶慣啦！他爹活着那『前兒』，不是挺『棒實』個小伙子麼？他爹死了以後，一年打下點糧，不够還三閻王的『飢荒』和交租子的，再加滿洲國一捉弄，生把個孩子的給『糟踐』壞啦，這前兒連看『小馬掌』的地方都沒有，還不難爲他。

楞：咋的？趙大叔！你還可憐他呢？都是二十歲的大小夥子，他爲啥就不幹活？

組：別忙！往後大夥常勸着點就好啦，今年要

想生產搞的好，非把二流子改造過來不可，再說他也是咱們窮哥們，自個人還能往外推麼？

趙：對呀！要不把二流子改造過來，對咱們生產也是個累贅呀！（柱上）

組：柱啊！李萬金來了沒有？

柱：這就來啦！這小子，我去那前兒，還睡大覺呢？硬叫我給『摳』起來的。

趙：（笑）他媽的！這個小雜種……（李萬金上）

李：（快板）李萬金，把霉倒，這個日子我過不了；要想要錢沒人幹，要想喝酒也喝不着，煙館窩子全取消，要想出門不給路條。想當年，樂逍遙，愛往那跑就往那跑，這前兒啥也撈不着，今個小柱又找我，弄的我早覺睡不好，睡不好。（白）真他媽的麻煩，又開個雞巴毛會呀？

組：來啦！萬金呀！

李：來啦！又開啥大會呀？（不耐煩地）

組：大夥核計核計，今年這個地咋種？

李：核計啥呀！我早就說：分地倒挺樂，你趕種地就該發愁啦！

組：哎！愁啥？早頭咱們給地主抗活咋幹來的，這前兒自個兒有地倒愁啦？……來！

趙大叔！小柱！咱們往一塊湊合湊合！

（趙、組、楞、柱蹲在一起，李蹲在一旁。）從打分了地，我就捉摸，今年這地可咋調理呢，咱不像他媽地主錢大底厚，咱們剛翻身，底薄呀！我看還是區上告訴咱們那個道兒挺好，大夥在一塊幹。就拿上回合夥打柴火說吧！要是一個人去，別說剩錢，頂多能扛回來幾捆？你們捉摸捉摸這個理兒？

楞：這個理兒對！我贊成。

李：我他媽可不贊成呢！上回打柴火，你們那是一脚踢出個屁來，趕上那麼個當當。種地那是一年到頭的事呀！

柱：（無主意）那可咋整呀？

楞：咋整？咱們大夥組織生產小組，在一塊幹。

李：我看他媽窮人窮命，用不着想啥高招兒，分點地比沒分強，天老爺餓不死瞎家雀，混一天少一天。

組：要攔我這個笨理兒核計，還是大夥在一塊幹好，就拿萬金他說吧，就一個馬，他這個地可咋種，要是組織生產小組呢？咱這組有六個牲口，一掛車，一共才三十來垧地，那不超超容量的，到秋天準能多打糧……

李：多打糧瞎不得多交公糧，那『攆着抱着』般沉呀！

組：區上不是再三告訴咱們麼，公糧該交多少是多少，多打糧還不是你自個的。

李：哼！『人嘴兩層皮』誰敢管保？

楞：你小子真沒良心，政府多啥胡弄過咱們，再說交公糧也是給咱們自己政府用，早點打垮蔣介石那個王八犢子，好過太平日

子，我看多交點也應當。

柱：真的！要不叫八路軍來，你早餓死啦。

趙：唉！萬金啊！你咋這麼糊塗？

李：糊塗？我比誰都明白！

組：政府啥都替咱們想的周周到到的，組織小組，還不是爲咱們好，人多好幹活，又快又不累，到秋後就知道這好處啦！

楞：對，就這麼幹，你們說對不對？

柱：對！

李：對？說的可到像那麼回事似的，你等幹活那前兒，瞎不得狗舐屙子各顧各呀！（站起要走）

楞：他媽的！（站起來要發作）

組：別！二楞！……萬金呀！你核計核計，咱們都是自己哥們，還能給你虧吃……你車馬不夠，先可你種，你看咋樣？……

李：（不耐煩的）行啦！我不跟你們扯這個，今個開會不就這點小事麼，沒啥事咱要走

啦！（唱二曲）甚麼小組不小組，萬金不比你糊塗，車到山前必有路，回家睡覺找舒服。（李下）

組：萬金：萬金！（追李）

楞（拉回組長）：去他的吧！『缺他個臭雞子，瞎不做糟子糕』啦呢！反正咱們在塊幹。

柱：對！咱們在一塊幹，不管他！

組：不光咱們在一塊幹，也得把李萬金改造過來，家裏人不能往外推呀！

趙：是呀，咱們得分清家裏外頭呀！

楞、柱：可也對！

四人：（唱一曲）咱們窮哥們 呀麼一條心，黃土也能變呀麼變成金，大家加勁兒來生產，二流子叫他變成好人。（舞下）

第二場

時：送糞。

地：李家。

人：李妻，李，趙，于大嫂。

（妻拿苞米筐上）

妻：（唱三曲）我的丈夫李萬金，吃喝嫖賭不成人，從我過門五年整，沒有一天舒過心。（擦淚）共產黨領着翻了身，窮人再也不受貧 人家大夥忙生產，誰想他還不長進。

（白）哎！沒法子，從打我過門，到老李家 沒過過一天舒心日子，缺吃少穿，我都能受的了，誰想他好吃懶做，半點不務正，這回共產黨來了，分了房子分了地，還是不學好，人家不嫌惡咱們，叫咱們參加生產小組。今個大夥都忙着幫咱送糞，他又不知道上那遊逛去啦……（搓苞米）

（李上）

李：（唱二曲）今年偏偏大生產，男女老少手不閒，見面儘講這些事，弄的我萬金不耐

煩。

（白）他媽的，真怪！大肚皮垮了唄，人也變樣啦，這屯子寶局，酒舖也他媽沒啦。就連劉大紅梨那個破鞋，也正經起來啦！從東頭溜躑到西頭，沒有個我站腳的地方。×他媽的，我算受不了，瞎是回家弄件衣裳賣了牠，進城散散心，省着醫病啦！（進屋……）

妻：你上那去啦，飯都擺涼啦。

李：啥飯？

妻：咱們瞎有哈，苞米粥唄！

李：又是苞米粥，我不吃啦！

妻：真難爲你說出口，苞米粥也是我老娘們掙來的，你掙回來多少？

李：那怨你媽眼睛瞎，倒霉攤上我這麼個草蛋貨，任命吧！

妻：任命？你瞎是那封建腦瓜筋。唉！我多麼埋怨過你，我是掛着你好歹吃一口，省着

餓。我也不求跟你享福，咱們翻身啦，婦女也一樣生產，不專指着你老爺們，我只求你幫把手，你看咱家這樣子，人家大夥誰不忙着大生產？……

李：大生產，行啦，行啦，我的娘娘，又是這一套，我不如你積極，我是完蛋一個，我看咱倆還是『洋曆年少來話各幹各的』，你要委屈，看誰好跟誰去。

妻：你說的那叫啥話，我說這些爲的是誰？

李：我知道你那是好心。好心可換我個驢肝肺呢！哎……那件小袂襖呢？給我拿來。

妻：你，你要幹啥？

李：你管不着，別看你翻身啦，我他媽還是家之主，我說了算，這前不像早頭那麼挨你，你還不知足？快點拿來！

妻：你又要賣。

李：管不着，快拿來。

妻：咱們就剩那一件，你不能……

李：少來話！你不拿，我自個取去。（李下，妻隨下）

妻：不能賣啦，你。

（幕後）妻：你不能賣，就剩這一件啦。

（哭喊。李拉妻上。妻搶衣服。）

妻：不能賣，你給我……

李：我給你媽啦個腿！你給我滾回去。（打）

妻：你打吧！你打死我吧！

李：我打死你個敗家娘們還能咋的？（趙于大嫂上）

趙：你們這是咋的啦！咋又打起來啦？

于：大妹子，你別哭啦。

趙：唉！萬金呵，你看看，街房隣居誰像你，

大清早起就打架？

李：他不是，趙大叔，你不知道，我這兩天就

沒個零錢花，這件破衣裳攔着也是攔着，

我尋思把他『折當』幾個錢……你說她就

『破褲子纏腿』的不讓，這還怪我？

妻：你瞎有個人心沒有，你啥是把牠賣啦幹正經的，買柴火買米，你一到手，不是吃就是喝，再不就是……

李：你她媽再叨咕，再，我還『揍』你。

于：幹啥！大兄弟，這前不像早先那前兒啦，拿我們老娘們不當人，這回咱們婦女也翻身啦，你隨便打罵就不行！大妹子，說你的，完啦我告訴婦女會去。

李：不是，大嫂，別看兄弟皮氣不好，你問問她，我那樣對不起她？

妻：你，你那樣對起我啦，家裏的活半點也不伸手；水得我自個兒挑，牲口也得我自個兒餵；就是這口飯，還不是我自個兒這麼水一把，泥一把換來的。累的都喘不過氣來！大嫂！你看看我這件破襖。他除了不回來，一回來不是要這個，就是賣那個，就這麼一件啦，不叫他賣，就打……

趙：唉！萬金呵，你說你？你爹活着那前兒：

血一把汗一把地，連塊豆腐都捨不得吃呀！累了一輩子，才剩下那麼半塊地。你爹死了以後，你都敗壞啦，雖說是三閻王逼的你，你若是爭點氣，也不能『糟蹋』的這樣呀！八路軍來了以後，窮人可算窮出頭來了，你們才兩口人，分三塊多地，一個馬，你再分下點力唄，小日子不挺好！你看看你媳婦『老實巴交』的跟你受這個罪，家裏地裏那不得她手到，累的腰都抬不起來。你動不動還打他！你能對得起活的，對起死的？……咄 到多麼是個頭呢？

李：不是，趙大叔，我這心也像明鏡似的，我啥不懂，就是瞅着這個敗家娘們『營扭』。

妻：我咋『營扭』來的？

于：大妹子，別跟他惹氣，到咱家呆一會去。

（妻、于下）

（幕後：哎！李萬金，快點送糞去唄！）

趙：是呀，今兒大夥還是給你送糞，你想人家連飯都不在你家吃，爲的是啥，還不是爲了咱們都是窮人，你要好吃懶做，再不好好幹活，再窮也不打腰啦？去！把衣裳送回去好下地。去！送回去。（李轉身下）
簸箕遺在台上）唉！把簸箕也捎回去！（李將衣裳扔在簸箕中，用腳踢着簸箕下）

趙：萬金呵，下地吧！

李：（不耐煩的）拿糞叉子呢！（李背手電糞叉上，懶洋洋地從旁門下）

第三場

地：屯頭。

時：送完糞開荒。

人：李，二丫，二小。

二丫、二小：（唱四曲）日頭壓山黑了天，翻身兒把崗站，要有壞人打這過，盤問

他一番。

二小：哎！二丫。咱倆可得小心點呀！

二丫：啊哪！（巡視）

二丫：哎！二小。你看前個大夥批評二流子張滑鬼，多氣人。

二小：咋的？氣人？

二丫：你忘啦，他自個老說他有病，不說他懶，大夥那麼勸他，也不坦白，我看不如戴高帽子圍攔他。

二小：二丫，你真糊塗。組長不是說張滑鬼也是咱們窮哥們，對待他，不能像對待大肚皮那樣圍，他也沒像大肚皮那樣剝削咱們呀，他除了懶……

二丫：哼！我看越懶越壞，沒個學好。

二小：這回大夥不是叫他參加開荒隊麼，大夥一帶就帶起來了！你個小丫頭不懂得這些生產的事。

二丫：你懂得！我看你可是腦瓜筋『登登的』，

啥丫頭小子的，全是一樣，地一樣分，活也不比你小子少幹多少！

二小：咱們一天可學三個字呢！

二丫：咱們一天也學三個字呀！

二小：哎！二丫，你學的是啥？

二丫：咱學的可好啦，就是不告訴你。

二小：告訴咱們得啦唄！告訴我，我還告訴你呢！

二丫：咱學的可好啦，是『小組長』，二小，就是于大叔那個生產小組長，你學的是啥？

二小：咱學的可好啦，就是不告訴你。

二丫：好二小，告訴我吧！

二小：不麼！

二丫：得啦，咱不和你玩啦！（佯作生氣）

二小：來來，二丫，別生氣！我告訴你，我學的是二……

二丫：二啥呀？

二小：你猜！剛才瞎說啦呢！

二丫：二小？

二小：不對。

二丫：二丫？

二小：不對，告訴你吧，『二流子』！

二丫：哎呀，咱學的多好，咱是小組長，你是

二流子。

二小：你是二流子。

二丫：你是二流子。

二小：你是呀！（互爭不已）

二丫：哎呀！二小，別鬧啦，咱倆好好站崗吧。

二小：哪哪！（巡視）

二小：哎呀！二丫，你看那邊來個人，那是誰？

二丫：哎呀！那是二流子李萬金啊！咱倆『猫』

在樹後頭，看他幹啥？（李夾包上）

李：（唱二曲）前天批評張滑鬼，萬金心裏着

了慌，恐怕這塊呆不了，想到北屯去躲藏。

（白）哎呀！你說這傢伙，前個眼查黑

那前兒，大夥批評二流子張滑鬼，完啦，

叫張滑鬼參加開荒隊去開荒，那還幹的了

？我看我總和他在一塊『打連連』早晚也

免不了，這兩天真有點穩不住神，你看，

覺也睡不好啦呢！我他媽從家裏把那件小

襖褲偷出來，『折當』幾個錢，到北屯躲

兩天去，對！對！躲兩天去。

（二丫、二小從樹後出來）

二小：站下，這麼晚，上那夫？李大叔。

李：哈，二丫，二小，你倆站崗呢呵！對，好

好站崗呀！（要走過去）

二丫：大叔！這麼黑往那夫？進城可得開路條

呀！

李：啥？路條？大叔沒有呢！大叔不上遠場

去，你看，（用手向遠處指）這不是，眼

瞅着那個小屯子，不等老爺落山，大叔就

回來。

二小：哎！你拿包幹啥呀？（發現包袱）

李：哎！哎！沒啥！沒啥！二丫，二小，叫大叔過去吧！啊！

二小：不行！你抱包幹啥呢？你準是要進城，沒路條不行。

李：咄，旁人不行，大叔還不行麼？

二丫：別套頭！咱們兒童團是管這個的，沒路條誰也不行。

李：別！叫大叔過去吧！

二小：不行！別粘道！

二丫：不行！不行！

李：（嚇唬二丫、二小）哼！大叔生氣啦！

二丫：生氣？不行！走！走！上農會去。（二

兒用紅纓槍逼李）

二小：不走我要喊啦！

李：哎！別喊！別喊！

二丫：走！走！我要喊啦。

李：（無奈）走！走！你看大叔這不走呢嗎！

（下）

第四場

時：種大田時。

地：街頭和李家。

人：李，柱，楞，二丫，二小，趙，組妻，于。

（組長攆米袋上）

組：（唱五曲）今年大家忙生產，萬金還是不轉變，他家缺吃又少燒，叫我組長叫我組長掛心間。

（白）咱們這組大夥都幹的挺歡，就是李萬金不好好幹活，大夥爲他不知費了多少勁，咋勸他也不進鹽醬，今早晨聽我屋裏的說他家又沒有吃的啦，從家攆點米給他送去，再勸勸他。說啥也得叫他學好呀！（組下）（李懶洋洋上）

李：草！這算沒治啦！頭些天想躲開荒，倒

霉，叫二丫二小把我『得』回來了，好歹胡弄出頭啦，又他媽該種大田啦，裝病也裝不常呀！今年我算沒完啦……早頭，屯裏人見面嘻嘻哈哈的，打打鬧鬧，這前兒個個都他媽積極起來啦，見面就是『生產！生產！幹活！幹活……』，就連張滑鬼也來這一套，大爺幹不幹與你們有啥相干，組長更是跟腕勸，唉……晌午啦，柴火米沒有啦！上趙大叔那吃一頓去，這老頭瞎算明白我呀！……（發現小柱）小柱又來啦！

柱：（幕內）二楞！我先到組長那套拉子去，你收拾完套，快去呀！（楞：嘿哪！）

（唱五曲）今年咱們大生產，全屯老少忙的歡，小柱雖然年紀小，要當生產要當生產好模範。

柱：哎！李大哥！病好啦嗎？

李：啊！好啦，柱啊！你幹啥去？（作笑臉）

柱：今個下晌把北頭那塊地鑲出來，明個給你幹！李大哥！病好啦，還是下地吧！你看全屯那有個閒人，就是你……

李：對！哥哥明白，柱啊！你別耽誤工，下地要緊，我明個就去。

柱：好！李大哥！說話可得算話呀！

李：放心吧！

柱：這回可得去呀！（柱下）

李：去，去……你看見面就是這一套！小孩芽子，不怕累不出好老頭來……

（楞又上）（李生氣躲在一旁）

楞：（唱五曲）二楞本是莊稼漢，抗活的苦處說不完，這回翻身分了地，一心一意一心一意忙生產。

（白）啊！李大哥！你病好啦？咋溜躑出來啦？

李：嘿！二兄弟！我是出來散散心，你忙吧？

（伴作笑臉）

楞：李大哥！病好啦，還是快點下地，咱這組只要你釘着點，準能趕上趙大把他們那組，咱們也得他個大紅旗……

李：說的是呢！哥哥這前兒不像早頭那麼懶啦，那前兒簡直不是人摸，就是這兩天肚子不好，『好人架不住三潑屎』，你看這手軟的像棉花團兒一樣，一點勁也沒有……你摸摸！……

楞：行啦！行啦！我瞎忙呢！李大哥，你也不是小人，照量辦吧！（楞下）

李：這傢伙！我算服你啦！三句話不來就上火，我看你……（楞又回來）

楞：哎！李大哥，你家柴火燒完了吧？

李：啊！還有，還有……（楞又下）

李：燒不燒完管你啥事，生產積極，得他媽大紅旗，我看不跟看『小馬掌』過癮呢！唉！還是找趙大叔去吧，這些人我算嚙不來……（快走）喂，這兩個小犢子又來了。

（二丫、二小擡小筐上）

二丫、二小：（唱五曲）如今不比往常年，二流子起名叫懶蛋，油瓶倒了你不管，肩不能担担手不提籃。

李：哎！二丫！二小！你倆唱啥？

二小：大叔你聽：

二小（快板）：叫大叔！聽我言！

二丫（快板）：提起二流子討人嫌。

二小（快板）：老牛老馬都加勁幹。

二丫（快板）：黃狗也能把家看。

二小（快板）：爲什麼吃飯一吃好幾大碗。

二丫（快板）：幹起活來就瞪了眼。

二小（快板）：爲什麼五尺來高的男子漢。

二丫（快板）：肩不担担，手不提籃。

二丫、二小（合）：三歲孩子也有個臉，二流子咋就不轉變呀不轉變。

李：哎！二丫！二小！你倆唱啥？

二丫：哎，大叔！咱倆可不是唱你呀，你可別

生氣……

二小：對！大叔，你說咱倆能唱你麼？你也不是那樣人呀……

二丫：走！二小，咱倆今個趁着禮拜，不上課，挖菜去，小孩也別閒着。

（唱五曲）別看人小力氣小，一天到晚手不閒，別學那懶蛋二流子，長大要當長大要當好模範！（邊唱邊逗下）

李：他媽的，孩子大人都氣我，二小，二丫，你他媽的再唱……（追下）

（趙揸柴上）

趙：哎！萬金！挺大個人咋和小孩一般見識！李：哎呀！正好，趙大叔你可來啦。

（唱五曲）大叔別把我埋怨，氣的我混身直打戰，小柱二楞逼我生產，二丫二小二丫二小要笑咱。（哀怨地）

（白）趙大叔，你說能怪我嗎？我病剛好，咱爺倆對勁，想看看你老去，你說遇

見二楞小柱，不替我想，見面就生產長，生產短，也不囑兩句知心咯，他媽的，二丫二小還唱懶蛋歌氣我。

趙：哎！萬金哪！你他媽竟是拿不是當理說，二楞小柱叫你幹活，是啥壞話？人家全屯老少忙的熱火朝天的，誰跟你扯閒白？二丫二小那麼大點也蹦着高幹，他說好說歹，是個孩子，你也值得和他志氣？萬金啊！你啥是大病，叫他媽跳蚤蹦一脚也得歇幾天，你看今年這生產，誰閒着？就是你。李：得啦！得啦！我是『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來』啦，我是完蛋貨，我混身全是不是還不行麼……趙大叔，你說我啥不懂，誰不願意像個人似的，可是幹不動咋整？再說二楞也不該老和我動脾氣呀！

趙：二楞脾氣不好，是他的短處，他也緊改，他心眼比誰可都好使，你看這柴火就是他告訴給我給你送去的，他說你沒有柴火啦……

給你拿回去！

李：我不要，我嫌他壓的慌呢。心思找你訴訴苦，你也是這一套，唉，這年頭算沒有我李萬金說話場啦！

趙：萬金啊：大叔說你不是爲你好麼！你他媽生氣就生氣，萬金啊！你拿回去，給你！我瞎得下地踩格子呢！給你呀！（李接過去）慢慢就知道大夥對你的心啦！（下，又回）萬金！好啦瞎是下地吧！哎，年青人咋不能志口氣！（下，李看全去生產，心也有些難受）

李：（唱五曲）（慢，淒涼地）人家全都把活幹，萬金心裏打算盤，左思右想幹不了，風吹雨打風吹雨打太困難。

（白）哎這莊稼活我算陰不住勁，瞎是懶一天算一天吧！……又到家啦，喂，你幹啥呢？

（妻上）

妻：呀！我尋思你又閒逛去啦，你還是弄柴火去啦……在那整的……你累啦？（李不語）你累啦吧！

李：啊！累啦！累啦！粘道勁！

妻：你看你幹點活就不是你啦，你等着，我給你做飯去。

李：做飯？不是沒米啦麼？

妻：人家小組長聽說咱們沒米啦，特意給咱們送來的。

李：組長給的？組長在那呢？

妻：幫着餵牲口呢！

（組長上）

組：啊！萬金你上那去啦？

李：啊……沒那去，你看大哥你想的真周到。

妻：大哥！他整柴火去啦，你看！

組：啊！萬金！在那整的，這才對呀，這年頭莊稼人手脚一勤儉，啥也不用愁，萬金！你能自個打柴火去，大哥心裏真痛快。

李：大哥……咱們下地吧。（不好意思）
組：好吧！

妻：哎！你還沒吃飯呢。

組：到咱家吃去吧！（于大嫂上）

于：我核計你在這麼，快回去吃飯吧，二楞小柱都吃完啦，大兄弟你也沒下地呀！

妻：那是，大嫂！他打柴火才回來。

于：是麼，你看我早就說，人家大兄弟不是糊塗人，除非不幹，要伸伸手，比誰都行，大兄弟，你說是不是？

李：啊……是，大哥，咱們下地吧！（組，李下）

于：大兄弟咋像不痛快呢？

妻：大嫂，你還不知道，那老不幹活的人，幹點活又美起來了。

于：啊，怪不得，我回去啦！（下）

妻：唉！（抱起柴火，感動地）沒想到今個也能燒一捆他打的柴火。（下）

第五場

時：剷地時。

地：李家。

人：二丫，二小，妻，李，于大嫂，組，楞，柱，趙。

（二丫、二小上）

二丫：（唱四曲）咱是翻身的好兒童，紅纓扎槍拿手中，站崗放哨查懶漢，來到二流子門前。

二丫：二小！我就說麼，二流子越慣越壞，你看頭些日子給李萬金送柴火送米，幹了幾天天又犯老毛病啦！

二小：慢慢來呵！人家張滑鬼可學好啦呢。

二丫：咱們還是進去看看他，叫他起來下地——大嬸！大嬸！

二小：大叔下地沒有？（妻上）
妻：沒呢！

二丫：在那呢？

妻：在屋裏呢？（二丫、二小進幕內）

（幕後）

二小：起來！起來！天都陰前兒啦，日頭影都

歪啦，還睡大覺呢！

李：你看，還不結褲腰帶呢麼？（二丫、二小

推李上，歪繫腰帶）

二丫、二小：（唱四曲）說你懶來你真懶，人

家剷地你不剷。

李：（接唱）不是有活我不幹，腰痛腿又酸。

二丫、二小：走吧！你老有說的。快走吧！

李：還拿鋤頭不啗！（李下取鋤頭，旋持鋤頭

上）（于上）

于：呀！大兄弟，你咋還不下地呀？

李：呵！這就去，大嫂你坐着，啊！（硬裝笑

臉）（李下）

妻：大嫂你看咋整？你看你大兄弟那個死色，

我跟他操够心啦！

于：大妹子，你別傷心，他是懶慣啦，不是一

天半天能够改過來的。這不比春起好多啦，多少也能下地幹點，人家頭幾天幹的不挺好嗎？

妻：挺好啥呀？頭些日子人家一楞給他的柴火，他扛回來啦，我『傻呼呼的』尋思是他打的呢？那不你和大哥也把他好頓誇，他有點磨不開啦，才幹幾天。

于：今早晨你大哥下地瞎叫我告訴妳，好好勸勸他。

妻：大嫂你還不知道，我急的沒法沒法的。本來小組是大夥的活，你家大哥倒沒啥，人家爲啥白養活他……唉！勸幾回打幾回，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磨個改！

于：其實誰多幹點少幹點倒沒啥，都是爲大兄弟打算呀！妳也不用愁，慢慢就好啦，你看張滑鬼這前兒可積極啦，這年頭他想懶也懶不常。（李拿破鋤頭上）

李：他媽的，鋤頭又壞啦。

妻：你咋去這麼一會兒就回來啦？

李：鋤頭壞啦不回來咋的？（理直氣壯地）

妻：咋壞的？

李：咋壞的？他媽一剷就壞啦唄。

妻：壞啦你就不好收拾收拾？

李：收拾啥呀？腳往壟溝一踩，『卡崩』就『歪』

啦，哎喲，我得歇一會兒去。

妻：大嫂你看咋整？氣死人不？

李：咋的？官還不睬病人呢！我守着個掃帚

星沒個好，全是你窮命妨的。（怒）

于：啥？窮命？窮命打垮大肚皮命咋就不窮啦

呢？你看誰家不有車有馬的，也就是乾滯

着不幹活的人才窮呢。

李：大嫂你不知道這個敗家娘們一天總嘰咕。

（賣乖）

妻：我嘰咕啥？你不說你一天死懶死懶的……

李：你她媽不用『噠噠』，等大嫂走我才『播』

你呢。（李下）（楞等上）

楞：今兒非得好好問問他，老這麼整也不是個

玩意啦。

妻：二楞！你們咋回來啦？

楞：找李大哥來啦。咋剛到地頭就回來啦？

（李上）

李：你看，鋤頭壞啦不回來咋的。

柱：你那是剷壞的麼？我眼睛睜着你把它打下

來的。

李：小柱你啥時候看見的？（窘極）

楞：別要花舌子啦！

組長：唉，萬金呵，你也該知道點好歹啦，你

想想咱們過去受的那些苦，早頭窮人還是

人麼，這回可算熬出頭啦，咱們自個兒也

有啦地啦，在屯裏也說了算啦，再分有點

心的人也該志口氣！你看這前兒全屯那有

像你這樣閒，人趙大叔那麼大年紀跟大夥

一樣幹。小柱那麼大個孩子，幹起活來頂個大人，二楞脾氣不好，說話粗魯點，在地裏給你幹活，比誰都有勁。

楞：李大哥，就是不能把心掏出來給你看，唉！（熱情地）

柱：真的，李大哥，你要能學好我和二楞，認可把自個兒地摺啦，也給你幹呀！

組：你看着大夥是不是爲你好？就打你勞動力不好，幹的好壞都沒啥，咱們慢慢練，你也得釘着點。

妻：從春起，大夥幫咱們種，這陣又幫咱們澆。你看比你老的比你小的人家都釘着幹，你沒病沒災的還等秋天，人家給你打到家呀！沒米送米，沒柴火送柴火，人家那都是憑着力氣累來的，爲啥白白的送給咱們？問問你自個良心能下得去麼？

一 唉，萬金呀，這前兒不像滿洲國那前兒啦，那前兒吃喝玩樂誰管你，挨餓受凍誰

可憐你，可下子八路軍來啦，領咱們翻了身，像你這年青的，咋不挺起腰板幹，你看後街大鎖都參軍打仗去啦。張滑鬼比你咋樣，這前幹的可歡勢啦。你呢？心裏明明白白的就是不能幹，你看全是『班頭班的』的小伙子，爲啥叫人家一口一個二流子？萬金！大叔拿你們都當自個孩子一樣，你聽大叔話，咱們志口氣！

于：大兄弟：咱們莊稼人，不就是指着翻土拉塊活着麼？除了種地幹啥都是浮的，懶能懶一輩子麼？

組：萬金！你尋思尋思，大夥這都是爲了誰？咱們翻身頭一宗就是爲了生產。誰生好產的誰就發財，再不好好幹還要受窮受罪。不光別人不拿當人看，你自個這下半輩也沒法過呀！萬金！你也不是不開竅的人，大夥這麼待你，半點也不往心裏去？總得像張滑鬼那樣大夥逼着幹才幹麼？咋就不

能狠狠心？（靜一會兒）

李：我一小那前兒挺好，還不趙大叔也在這，那像這前兒這個熊色？我爹死了以後該三閻王那些飢荒我也還不清，一年打下那點糧除啦還利，交租子，就剩不多少啦，那你幹一年呀，還是窮的個叮嚕的，後來我越幹越傷心，越腎氣，反正你幹也是窮，不幹也是窮，我他媽就不好好玩活計啦。

（無限感慨）後來一來二去『越呆越懶，越吃越饒』，他媽的就弄成這步田地。翻身以後，我心裏也明白應該學好啦，就是懶慣啦見活腦筋就疼，這不是麼經全屯老少跟着腔勸我，處處幫助我，人心都是肉長的，我一定學好，你們放心吧。

妻：這回你可得給你的話作主。

楊：李大哥，你也不是木頭人，咋就不能學好呢？

李：我學好，我能對得起你們。

組：好吧，萬金你把話也說到這啦，大夥也用

不着多說啥，萬金，你再核計核計，咱們就誤不少時候啦，下地吧。

楊等：好吧！下地吧。李大哥你也去呵！

李：噢哪！

衆唱：咱們窮哥們一條心，黃土也能變成金，大家拚命來生產，二流子也能變成好人。

（楊，柱，趙，組下）

于：大妹子，這回你放心吧！我下地薅草去。

妻：大嫂你先走呵，一會我也去。（于下）（李

收拾鋤頭）（楊又上）

楊：哎！李大哥，鋤頭呢？你拿來我給你收拾收拾。

李：不用啦，二楞！我自個整吧。

楊：熊色，還外道起來啦，拿來吧！（楊下，舞台靜一靜）

妻：（邊說邊哭）你想想！咱爹活着那前兒，趙五更扒半夜的給人家累，遭了一輩子罪

才剩下了不到半垧地，你都把它敗壞啦，這回分了地，你還是不學好，往後咱家的日子可咋過呀……你看你糟踐的這樣，我嘴裏不說啥，我心裏能不難過麼？（極悲傷）你要是幫我一把手，我就是跟你受點委屈……（哭）

李：（唱三曲）從前我是二流子，

妻：今後要做好農民，

李：地裏的莊稼我管保，

妻：家裏的事情你放心，

李、妻：（合）夫妻二人加緊幹，小日子叫他一番新。

妻：你甭不攛人家去！我一會也下地薅草去。

（李下）

妻：這回他也許能學好。（李妻微笑下）

第六場

時：麥收。

地：麥地。

人：楞、柱、李、妻。

（楞、柱，李割麥上）

楞、柱：（唱一曲）七月裏來麥穗黃，大家割麥一齊忙，

李：（接唱）自從大夥幫助我。

楞、柱：（接唱）萬金幹的一天比一天強。

（楞、柱下）

（台上留李自己割）

李：（接唱）天又熱來壠那麼壠又長，萬金有點跟呀麼跟不上，幹的大汗滿臉淌，咱覺有點累的慌。

（白）哎呀，太累啦！（將要坐下）

楞：（在幕內喊）李大哥，快幹吧！

柱：（在幕內喊）到地頭再歇着吧！

李：哎，這就幹啦……（割幾下發現妻來送飯）喂！二楞、小柱！飯來了。（李坐下）（妻挑筐上）

妻（唱一曲）：丈夫下地割麥忙，我挑扁担送乾糧，穿過高崗抬頭看，他咋坐在麥地上。（重覆一句）（白）哎！你咋自個兒在這歇着？

李：哎呀！太累啦，你看這汗。

妻：你看人家二楞，小柱還幹呢！咱累也得釘着點！

李：（喊）二楞！吃飯了。

（楞、柱上）

楞：李大哥，你咋又洩氣啦？

李：我看飯來了。

柱：大嫂，今兒個啥飯呀？

妻：粘豆包。

李：咳，有啥好的，粘豆包子唄！等來年再給哥哥幹活，哥哥料倒一口豬犒勞犒勞你們。（三人坐下吃飯）

柱：你真有點差勁，眼瞅着就割到頭了。

李：我看飯來了，不咋你們拉不下。

妻：看你挺大個人連小柱都跟不上。

李：小柱，咋個沒拉你半條壠？

柱：別吹了！你割的多埋汰，楂子半尺多高。

李：你不服，下晌比量比量！趙大把那個半拉

子叫我拉那麼遠！

楞：人家小半拉子才十四歲。

柱：人家才十四歲呀！

李：我說的是大半拉子。

柱：反正你比以前強多了。

李：哎！花鹹菜你咋沒拿來？

妻：喲！我忘了。

李：你這腦瓜筋真够賒！

柱：李大哥，上回二楞叫趙大叔給你送柴火，你咋想來的？

李：別提了，「克拉八蠶」的。

柱：你說說！（李用眼睛告訴小柱，妻在身後）……那怕啥？老夫老妻的。

李：你說本來是二楞打的柴火，你大嫂土命人

心實，硬說是我打的，你說，于大哥還在那，我他媽心裏熱乎拉的，可真難受，太寒酸啦。

柱：怕寒酸，爲啥不幹呀？

李：要說不能幹，那簡直是扯雞巴蛋，就是懶慣了，見活腦袋疼。

柱：叫你參加小組咋不幹呢？

李：我尋思大夥在一塊，也不隨我自個便。

柱：這前兒呢？

李：這前兒還說啥。

楞：李大哥，我可真沒想到你幹的這麼好，再練一練，我也趕不上你啦。

李：老手舊胳膊，撿起來倒容易，就是不上勁呢？

柱：慢慢就好啦。

楞：快吃吧！

柱：吃完了。

妻：你吃飽了？柱啊！

柱：哪哪！飽啦。

妻：我回去了。

柱：大嫂晚飯炸點辣椒醬啊！

妻：你好好幹吧！晚上準給你炸。（妻下）

李：哎！多攔點油啊。

楞：哎！我上北頭幫組長和趙大叔割去，你倆把這塊地包了啊！（楞下）

李：來！咱倆比一比！

柱：好！照量照量。

李：（唱一曲）小柱咱倆拉一拉，

柱：管保能把你拉下，

李、柱：（合）乾淨喇噠噠矮矮 落後就是大

王八。

柱：（柱拉下李）喂！李大哥，服了吧！

李：小柱！你看着，咱們慢慢來，用不着半個月就趕上你。

柱：好，李大哥，咱哥倆都叫股勁，等半個月後看，到底誰是誰的個。

李：好，咱們就一句話！

柱：哎！李大哥，剩這幾條聽你自個幹吧！北頭『片亮』大，我幫組長他們割去。

李：你去吧！看我的。

柱：不好好幹可沒臉吃辣椒醬啊！

李：你來着子吧！（柱下）

（唱一曲）從前總覺我不善，幹起活來現了眼，磨的我兩手起大泡，眼睛冒花腰發酸。

（白）哎呀！這他媽真不是鬧着玩的，太累了，這大泡（看手），這腰！……（低頭想一回）不行啊！還得幹。（用力割）

（唱一曲）樹有皮來人呀麼人有臉，萬金決心要呀麼要轉變，咬緊牙關往前割，不當英雄當模範。（下）

第七場

時：麥秋。

地：李家。

人：于妻，李妻，李。

（于大嫂上）

于：（唱六曲）鷄叫三遍東方亮，全屯老少一齊忙，挑那上風好麥子，給咱政府送公糧。（重覆一句）

（白）這兩天全屯都忙着送公糧呢，孩子他爹是生產小組長，咱得起帶頭作用呀！他今個開會去啦，叫我到老李家借個篩子，回來好幫他篩……（走幾步）哎！到啦，大妹子！你忙啥呢？

妻：做軍鞋呢，大嫂！你這麼早早；來幹啥？

于：你們有篩子沒有？借我使使！

妻：沒有呢？你到前院老趙大叔那看看，八成他有。

于：好！我看看去……大妹子！今年我說不上怎這麼樂，一天忙到晚，半點也不覺累……

妻：可不是怎的，我從到老李家，也沒像今年

這樣樂過，大嫂！你說那是咋回事？

于：咳！傻妹子！他不是世道變啦。若不是共產黨來，這前兒早叫地主逼上門啦，別說樂呀！哭你也哭不上溜來？再加上大兄弟一學好，你看他幹的多歡，誰提起來誰誇，你那小心眼兒還能不樂？

妻：大嫂你別鬧啦……我也沒想到他幹的這麼好，起早貪黑的，半點也不閒着，大嫂！你看外面那垛柴火，可真是他打的，這不多虧小組裏大夥幫助他……

于：我要不叫翻了身，自個都吃不上穿不上，瞎有閒心幫助別人？……大妹子，我回去啦。

妻：大嫂你不坐一會兒啦？

于：不行呀，孩子快醒啦，我抽工夫出來的，他爹開會去啦，大兄弟也去啦吧！還沒回來？

妻：沒有呢？

于：我回去啦！

妻：大嫂你串門來？

于：嚨哪！（于下）

妻：（張望李）（自語）他怎還沒回來呢？

（下）（伴奏鑼鼓李持狗熊旗上）

李：（快板）（高興地）李萬金，好喜歡，民主政府改了咱，不抽煙不要錢，吃喝玩樂咱不幹，早早起，晚晚眠，天天幹活幹的歡，咱對政府印象好，二流子名子全推翻，農民會承認咱是好會員，開大會，先找咱，咱還有那個發言權，今個會上挑了戰，一心要做好模範，急急忙忙回家轉，見了老婆說一番，說一番。

（白）哎！到啦……你幹啥呢？（妻上）

妻：（高興地）你看你慌慌張張的，啥事呀？

李：嘿？好事？（逗妻）

妻：你拿那個是啥玩藝兒呀？

李：啥？寶貝！

妻：你看你那個死色，快點吧！

李：好！你拿着這頭！（把旗一頭給妻，妻將要接。）

李：（嚇妻）喂！咬着！

妻：嗚！吓我一跳！

李：來吧！這回咬不着啦。（將狗熊旗展開）

妻：呀！你怎把我包皮給扯啦，這都寫些啥呀？

李：啥？連這幾個字你都不認識，那我得給你們識字班王同志提個意見，就說你學習不積極！

妻：你認識是怎的？

李：還有個不認識！你聽着！當腰帶四疙疸這個念熊，狗……狗呀！

妻：倒底那個是狗呀？

李：狗……狗！（指「旗」字）這個是狗，對啦！狗熊旗。

妻：狗熊旗是怎回事呀？

李：咱屯不是有個趙大把麼，他家有個英雄

旗，他說誰的活也趕不上他，我今個在會上和他挑戰啦，咱要贏啦，英雄旗就插在咱們大門上，狗熊旗就給他插上，你說這不是寶貝？

妻：你啥時候整的？

李：昨晚求老王頭寫的好？

妻：都比啥呀？

李：比啥呀？頭一宗活幹得快還得爽俐，第二樣公糧送的好，第三樣要團結的好。

妻：咱能比過人家咋的？

李：要幹還有不能的事，哎！你看咱這事辦的咋樣？

妻：我看咱比的是活，弄這狗熊旗幹啥，人有臉樹有皮，給人家插上多寒蠢人。

李：（心思一下）可也是個理，不插啦！你收起來吧！哎！光顧嘮喀啦，簸箕呢？

妻：我給你取去。（拿旗下）

李：（在台左側存麥堆抓麥子麥式，用嘴咬麥子）這麥子沒比的！

（妻拿簸箕和鞋底上）

妻：這麥子都簸兩遍啦，還簸呀？

李：不行啊！小組長還要簸四遍呢？

妻：你說僞滿那前兒交出荷糧，警察那麼逼也不送好的，這前兒送公糧咋簸一遍又一遍的？

李：那前兒政府是給誰辦事的，咱們政府是給誰辦事的？簸個三遍四遍也不算多呀！再說肉肥湯也肥，早點把蔣介石那個壞蛋打垮啦，咱們的小日子更得過啦！

妻：這前兒你像個人似的，忘了你春起挑皮那前兒啦？

李：去你的吧！提那些光彩事幹啥？來吧！別就誤工啦！你做你的軍鞋我簸我的麥子。

（二人邊唱邊舞）

李：（唱七曲）撮起麥子簸三遍，要送公糧咱

當先。

妻：（對唱）拿起針線把鞋做，做好軍鞋送前線。

李：（唱二段）咱的麥粒大又胖，同志們吃了身板壯。

妻：（二段）咱的軍鞋『納』的好，戰士穿上打勝仗。

妻：（唱三段）你快簸來！

李：（接唱）你快『納』！

（合）咱倆的活計誰也拉不下。

妻：別簸啦！等吃完飯再幹吧！

李：好！……哎！啥飯呀？

妻：昨晚剩的苞米粥我熱熱，咱們先別吃好的，這前兒先節省點過，好日子在後頭呢？

李：對！還是我老婆，真會算計，走！吃飯去！（下）

第八場

時：冬，陰曆年前。

地：李萬金家。

人：全體。

（二楞小柱同由右上，滿面笑容地邊舞邊

唱）

楞：（唱一曲）翻身的日子真呀麼真快樂，又有吃來又呀麼又有喝，生產小組搞的好，互助的好處真正多。

柱：（邊舞邊說）二楞你今年打多少糧？

楞：（唱一曲）二楞今年沒呀麼沒白幹，好糧就剩十呀麼十多担。（白）柱你呢？

柱：（接唱）小柱也不次於你，糧食八石柴兩垛。

（白）二楞呵你站一會兒！你說咱們長這麼大也沒剩過這麼多糧，你都打算幹點啥呀？

楞：小柱你聽着。（快板）叫小柱！你聽言，二楞可會打算盤，賣完糧食把城進，衣帽鞋襪都買全。（白）柱你呢？

柱：（快板）叫二楞！你聽我說，小柱的主意比你多，買上肥猪一大口，樂樂哈哈把年過。

楞：（快板）你想的好，

柱：（接）你想的妙，

（合）咱倆再到李萬金那嘮一嘮。

柱：噯！到啦。李大哥，李大哥。

（李妻由左上）

妻：二兄弟來啦，（向裏屋喊）噯！二兄弟來啦。

（李由左邊上）

李：呵，你們倆個來啦，趙大叔和于大嫂也在這呢。

楞：于大哥呢？

李：于大嫂說上區上開會去啦。

楞：可是李大哥呀，你今年這個勞動英雄還有點門兒呢！

李：還有門呢？

柱：那可不，準不太離。

（趙大叔由左邊上）

趙：二楞你他媽總是毛毛楞楞的，你的莊稼

『歸弄』的咋樣啦？

楞：（眉飛眼舞地）咱二楞呀，今年零星八碎的都不算？淨剩兩石苞米一石麥子還有一

石豆。

趙：噯呀，那可真不少，你都打算幹啥呀？

楞：（窘）我……我，我打算……

妻：你，你打算娶個小媳婦是不是？

楞：（更窘）去個屁的吧，咱這楞色誰敢給呀！

（于大嫂上，正聽這句話）

于：誰敢給？像你這樣大棒小個子沒人給？明

明兒大嫂給你保個媒。

妻：對啦，人家區上還張羅給你安家呢！

楞：去你的吧！咱不要那玩藝兒。

李、柱：好！二楞，看你的呵。

趙：說真個的，你到底打算幹啥呀？

楞：我打算買點鞋襪子啥的，我還沒有拿定主意呢？

李：小柱你呢？

柱：（稚氣十足）我他媽的更沒主意了，光顧

樂啦唄！

趙：哎！光樂不行呵，我看還是李萬金他們小

兩口核計那個道兒挺好，萬金！咋回事來的，你給他們講講。

楞、柱：咋回事？你講講。

李：那是咋個兒我和你大嫂核計的。這不是嗎

，今年咱們誰也沒白忙活，都剩點『疙馬

』的，你趕我去了留來年的籽種和口糧以

外，還能剩五石多糧。我春起不是分個老

馬嗎，再加上我那口肥豬我打算把他都賣

了。

柱：你賣啦他幹啥呀？

李：安家底呀！

楞、柱：那不是家底嗎？

李：你等我說完的，我把糧食牲口賣了，先扣他一輛大車，過後我再到海拉爾去一趟，把我那匹老馬添上幾個錢再換一口硬實牲口，回來我再買一個老母豬，來年就能剩一窩羔子，你趕再有餘剩呢，你看你大嫂的棉襖面也壞啦，再給你大嫂換個棉襖面，你趕我呢（用手顫量一下自己的棉襖），這樣也就滿好。（笑）

妻：你瞎忘啦呢，咱家那兩個『老抱子』，來年準能抱兩窩崽兒，再說往後你也能下地啦，倒出空我在家瞎紡個線啥的……

李：對啦，這也是個道兒。

柱：這個道兒可挺好，可是那年可咋過呀？

趙：噯！他媽的常言說的好，『年好過，節好過，日子難過呀！』還是安家底要緊。

（組長，二小由右上）

組：你們爺幾個嘮啥呢？

李：大哥來啦。

趙：組長來啦，我們正嘮萬金他們小兩口核計那個道，真挺好呵！

組：可不是咋的，才剛我攔區上跟他們講，大夥都誇這人可真沒地方看去，李萬金這前兒跟在早可真是兩個人啦！

趙：人沒地方看去，早頭別說叫他安家底呀，他那點玩意賣還賣不過來呢，你看這會兒又買這個又買那個，這人可真沒地方去看呀！

組：萬金呵，這回你學好，不損你自己小日子過好啦，咱們小組也跟着光榮呵。

趙：可不是咋的，哎，可真是，咱們剛翻身底兒薄呵，咱們認可緊一點省吃儉用也得把這個富根扎下，還是安家底兒要緊呵！

楞、柱：呵！咱倆想的不對呵，還是安家底要

緊呵！

柱：可不是怎的，光想過年那行，都得安家底呀！還是安家底要緊！

（二丫由右上喊：組長，組長。）

丫：組長，組長，你在這呢，人家大夥等你去開會呢，（見二小等）嚟你們都在這兒。

組：對啦，咱去開會啦，八成也是核計安家底兒的事。

李等：走吧，咱們開會去！

（樂起，唱主題歌『安家底』，反覆兩遍）

大家齊心安家底呀

安呀麼安家底，

嘿安家底！

買下車馬扎富根呀

扎呀麼扎富根，

嘿扎富根！

省吃儉用別浪費

明年生產更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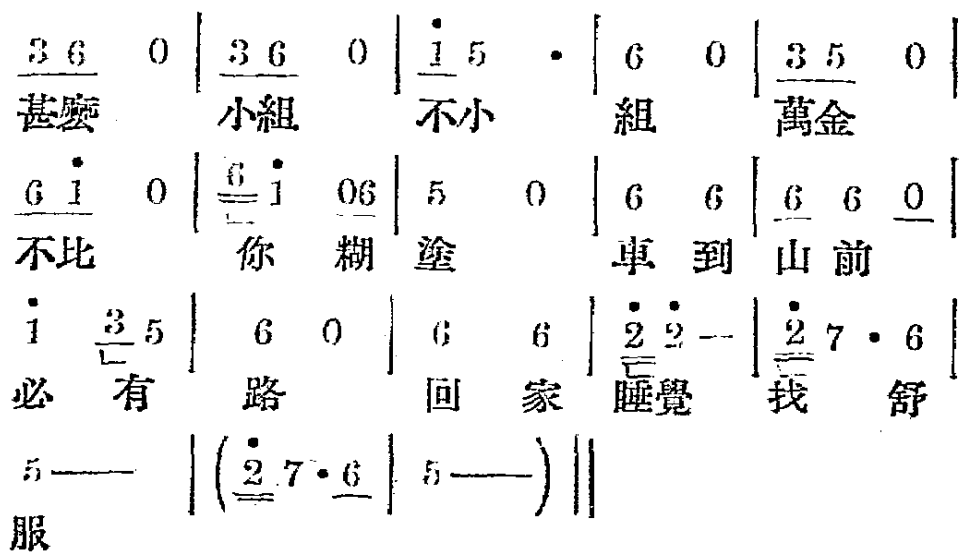
省吃儉用別浪費

明年生產更有勁。

寧可今年受點累，

發家致富有了根。

（衆舞下）（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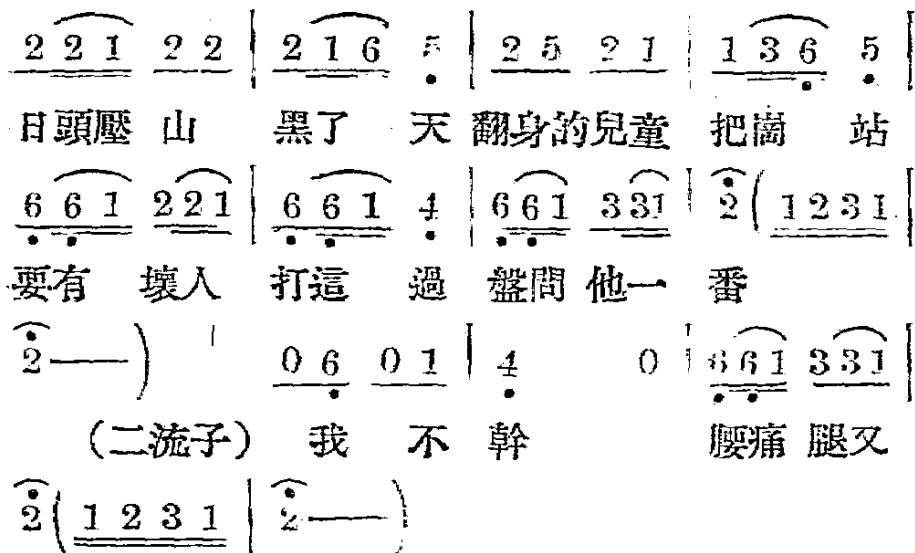
D 調 $\frac{2}{4}$ 第一 曲 徐之曲G 調 $\frac{2}{4}$ 第二 曲 徐之曲

G 調 $\frac{2}{4}$ 第 三 曲 徐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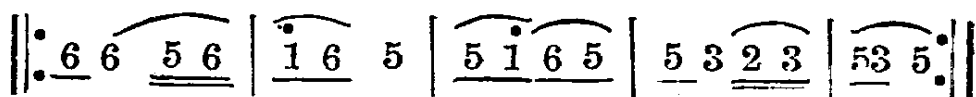


* (每逢兩段歌詞時，第二段末一句唱這一段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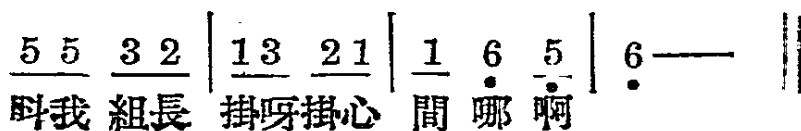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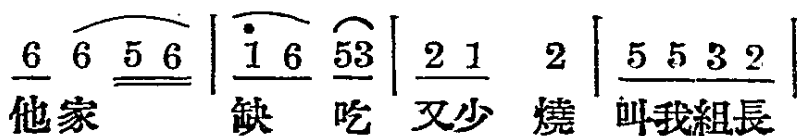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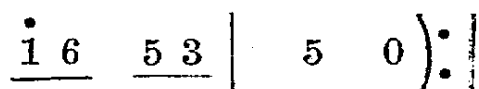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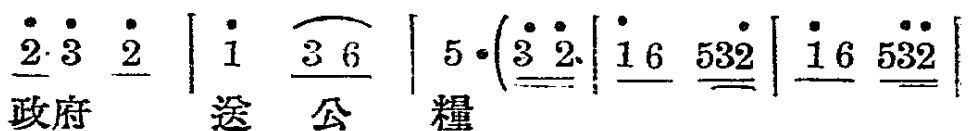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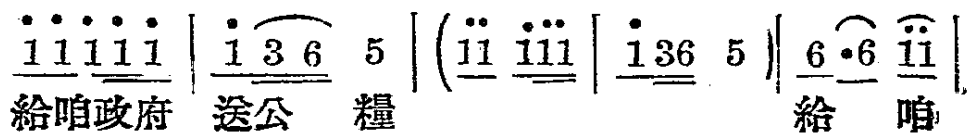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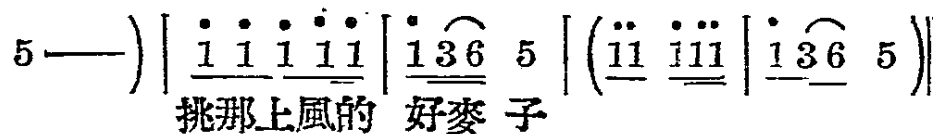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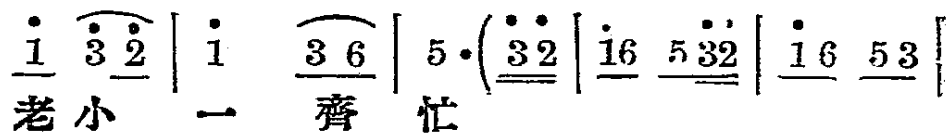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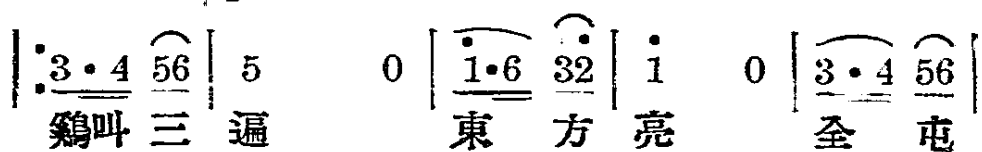
G 調 $\frac{2}{4}$ 第 四 曲 徐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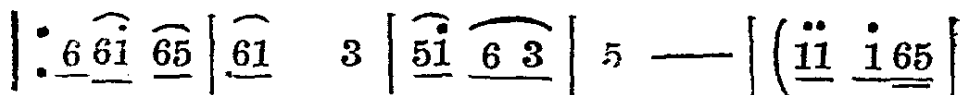


* (五場二流子唱用此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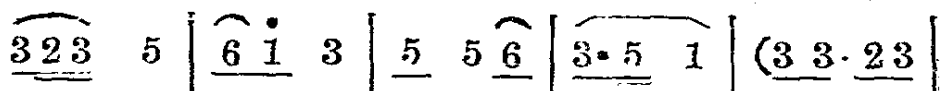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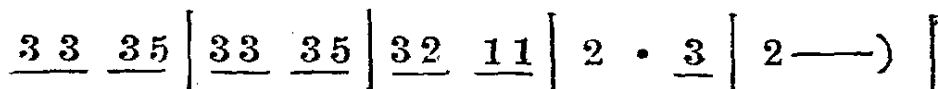
D 調 $\frac{2}{4}$ 第五曲 (綉燈籠)

今天 大 家 忙 生 產哪啊——
萬金 曙 是 不 轉 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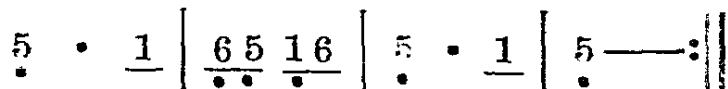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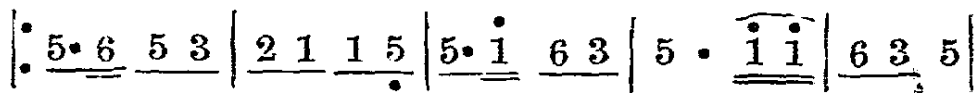
C 調 $\frac{2}{4}$ 第六曲 徐之曲

D 調 $\frac{2}{4}$ 第七 曲 (花雲崗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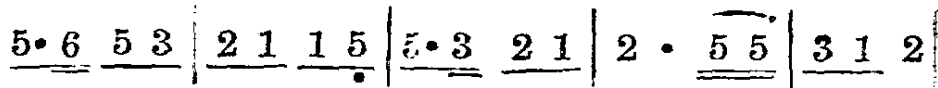
撮 起 麥 子 簸 三 遍
拿 起 針 線 把 鞋 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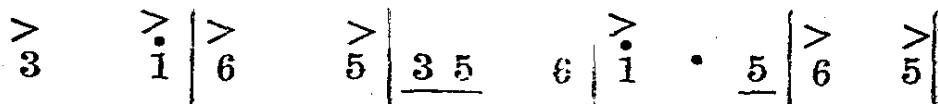
要 送 公 糧 咱 當 先
做 好 軍 鞋 送 前 綫

G 調 $\frac{2}{4}$ 第八 曲 徐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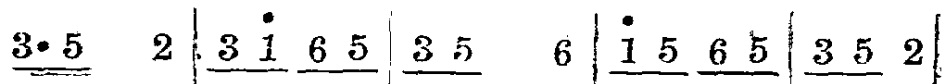
大家齊心 安家底兒 安呀麼安家底 嗨 安家底



買下車馬 扎富根兒 扎呀麼扎富根 嗨 扎富根



省 吃 儉 用 別浪 費 明 年 生 產



更有 勁 省吃儉用 別浪 費 明年生產 更有 勁



33

<u>3</u> <u>1̣</u> <u>6</u> <u>5</u> <u>3</u> <u>5</u>	6	<u>1̣</u> •	<u>5</u> <u>6</u>	<u>5</u>	<u>3̣</u> <u>2̣</u> <u>1̣</u> :
認可今年 受點	累 發	家 致	富 有	了 根	
* <u>1̣</u> • <u>5</u> <u>6</u>	<u>1̣</u> <u>3̣</u>	<u>2̣</u> <u>1̣</u> —			
發 家 致	富 有	了 根			

* (第二遍末一句唱一段)

	1949
	5
1352	

T 2.50

2

二 流 子 轉 變

1949 5 初版 長. 1—10,000

基本定價： 140 元